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五

議五

選舉

吏部兵部選人議一首 貢舉議一首

舉選議一首 省官議一首

尚書省官議一首 僕射議一首

省試學士代齋郎議一首

舉縣宰議一首 吏部議一首

兵部議一首

吏部兵部選人議

崔融開元

議曰太極生而兩儀見聖人作而萬物覩仰以觀法於天  
夫君人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



以天下之力動故號令能究而臣情得上聞八千年之初  
不可得而詳矣夫二十四氣之後請推揚而陳之軒轅氏  
之立議明臺斯所以上官於賢也陶唐氏之清問衢室斯  
以一下聽於人也以大舜之德也而有告善之旌以大禹  
之功也而有欲諫之鼓然則三皇乘策而下濟五帝繁一作  
擊手而上行唐虞按轡而光宅禹湯驅馳而奄甸雖步驟  
之道不同而啓沃之情一貫可不務乎今天皇垂衣裳負  
黼宸獨得千年之景運猶懼一物之未安發德音採輿議  
憂選司之或爽慮考績之弗明此天皇堯舜之用心也有  
司伏奉明旨以吏部兵部選人每年萬人已上及其銓量  
十放六七疲於來往虛費資糧者愚臣敢不悉以陳之夫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舉八才命四子上有以明其化下有  
以晏其風康哉之歌於是乎出郁乎之德於此自興夏商  
倍之亦克用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自周道無章秦原競  
逐張官設府班員積於簡書選衆舉才受垂疑一於典憲

降及漢魏下逮周隋豈其然歟無聞一作焉爾皇家再造

區夏重張宸極四神驟雨而來遊五聖奔星而下降禮明  
樂備天平地成八百餘國之君長襲賓廷之冠帶七十二  
代之帝王仰仙閣之軌躅量其土宇固可頓堅亥而迷大  
章筭其臣人固已驚容成而驚隸首室多忠信家盡孝慈  
老夫不知帝力童子羞論霸道文也武也左之右之實蕃  
有徒不可勝旣出門無咎適顯於明時比屋可封何驚於



聖俗誠望博謀俊德敷求哲人兩曹妙選三官備設然後收其杞梓塞其蕭根其有狀犯贓私罪當懲貶案覆已定景迹具存者此等既未合得官遠來徒為勞費伏望許同選例限以歲年諸色入流每年參選資品未著伎藝未工此等自知未合得官情願更加修習伏望許同選例錄以選勞闕疑外諸州道理迢遞河洛之邑天地所中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留旆既畢同赴京師選人每年長名常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夫然有署者不來無德者不至來者就而簡之至者速而遣之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入官考績先憑善最比來乃有不論德行惟據功夫獎勵之道未為折衷

者愚臣敢不明日以論之書不云乎三考黜陟唐帝虞帝之遺烈燦焉禮有之矣百官會計文王武王之彝典存焉京房進課式之言漢王之所未暇盧毓苦真偽之雜魏后竟以施行盡善之文明詔攸在至如不論德行惟據功夫者此由外州郡牧未盡得賢監司長官時有其濫褒貶不遵令式高下隨其愛憎至公外爽曲私內結伏望播告天下申明舊章其有德有行府寮共推者雖有公坐小失重加褒進之無才無識朝廷罕稱者雖有公事微効量加抑退之德行雖不能茂因之以勤勞者亦量加褒進之然後命繡衣驄馬糾舉內外隨狀推科以情案察刑茲無赦令在必行夫然德行為上功夫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微



臣等才謝知今學慙半古海內無事君子盈朝天下有道庶人何議謹議

貢舉議並序

文粹作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勅令州縣每年察秀才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禮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子舉會要無此二字道舉亦宜準此所司請今年舉人等或篤會要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須收獎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試者亦聽明會要經年已後一依新勅時禮部侍郎楊綰奏請勅令公卿已下集議至時為中書舍人議曰禮部奏

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勅令議者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

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競人之行也且謚

號二字文粹作夫述行美極於文文粹有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

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之徒

不能措一詞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闕睢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化舊唐書楊綰傳政之所由

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

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

病為是非而惟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



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

臣賊子由是生焉臣賊文粹作殺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耻尚之失

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

國之士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

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於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

使干祿之徒趨於文粹作馳末術是有道之差也夫以蝸蚓之

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

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闕於風化近代

趨仕靡然同文粹作向風致使舊唐書賈至傳作所祿山一呼

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

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

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

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

年文武之政廢賈至傳作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

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文粹作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生二代

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

東京終持名節之行至有外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臨朝

文粹作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

道扇化於鄉里川文粹作閭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

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量九州阻域



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迷顛饗國咸促賈至傳作不永國

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

同覆壽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賈至傳作從

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

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

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問并未設

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數百年

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止依古制鄉舉里選

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大學

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尚無貢

士不稱行實曹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

弘獎勸不其謬歟文粹作哉祇足唐書有以字長浮薄之風啓僥倖

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

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大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

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

推之文粹作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

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謹議

舉選議

趙匡本一無本字

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

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

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

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



朝舉選因

一作用

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

一有至字

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

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習學

一作正習

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思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

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啟道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

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知

一作智

蓋有涯

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

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

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

誦

一作書

勤苦已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

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人決事取辦

一作辦

胥

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

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求

一作收

一

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雜色

之流廣通其路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

故受官多低

一作底

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

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捨學業而

趨末役

一作伎

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

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簿非

受性如此勢必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

舉選人以秋末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

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成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



糜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蓋亦墮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其遠方欲力赴京師而以冀一作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費一作又十倍其四一作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惟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煩一作

雜因此逾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一作正身十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更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謹議

雜色之流此上京本通典有而字

一作皆通典

省官議

杜佑

議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襲後漸一作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置新唐書其一魏太和中分命使臣省州縣唐書吏正始中又并合郡縣等晉太元



六年省七百餘員

晉武帝炎以乙酉歲受魏禪年號秦始  
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

太康年始減吳崇荀勗議傳省州縣半吏在咸寧之後而  
資治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杜佑通典作晉太元六

年且有吳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乃東晉孝武年號非晉  
初之武帝佑不應爾疑雕印時誤指秦始為太元不及咸

寧而新唐書作佑傳亦襲其誤爾當考之隋開皇三年廢五百餘郡國家貞觀

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者計

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無虛設自漢魏

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艱勞即省吏職存

在諸方策晉荀勗桓温俱有此議息人救弊何莫由斯昔

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

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

敷五教今司徒戶部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

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

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

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

子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一有神

策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於舊名

不廢新職唐書作資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所以後周依古

周建六官蓋由於此今畧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

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叅軍後漢末置叅諸府軍

一作軍府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一作節職遷易不同空存

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何以煩冗卻

停併入司戶殊為折衷誠宜斟酌繁省詳考損益欲求致



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隳紊有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  
稱其時無闕注授於是奏署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  
為恆制當開元天寶之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  
九百餘萬吏員雖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  
枉費唐志作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  
天下簿帳到省百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  
比收斂土戶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  
一就中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  
豈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牧  
疲吏煩衆一作人疲吏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  
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托且

縻爵祿兼示一作亦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論有  
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况各有姻戚顧戀家  
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未滅魏太和正  
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尚在隋開皇三年陳  
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  
務以救弊為謀今田悅之徒並是一作性實庸瑣繁刑暴賦惟  
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  
蜀孫權陳霸先之有江南固無范曄業秦賈季強狄之慮  
斯斷可知矣今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  
內官但且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一作田及叅軍州縣額內  
官約人戶減縣一作封字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



長史搜擇

一作推

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渝濫先生舉主

誰敢罔冒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叅嘗謂

自當修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柱國後魏末

置並是當時宿德勲盛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

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迴作勲級唯得三十頃地耳又開

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為人多迴作階級

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復改作待戎車息駕百

姓稍寧

一作康寧

欲增庶官則復舊制謹議

此篇當以通典為正其注一作乃英華本誤

### 尚書省官議

前人

議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

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

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

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

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

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

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

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

府眾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

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

摠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初尚



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揔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畧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侍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百日乏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

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員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探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至神麤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



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摠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別理眾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畧同凡尚書省事無不摠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農初復為尚書省都臺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下之事盡矣謹議

此英華有其目而脫其文今以通典增入

僕射議

英華誤以此為尚書省官議

前人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官甚細東漢以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僚師長之職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羣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為首漢之宗臣蕭何為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敬為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嘗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為相國亦為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為三公於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為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為丞相或為相國或為大丞相雖互為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



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為之歷代  
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為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  
之長今尚書令統領眾務提舉一作奉侍綱目僕射貳之誠為  
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  
宗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  
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為左右  
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  
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  
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  
之徒或是三師一作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  
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

僕今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  
有三師三公尚書今豈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  
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  
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  
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  
例甚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  
而為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一作不隔品致敬則  
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謹議

一作皆通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翰愈貞元十年

議曰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



駿奔走以後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足

文粹集本無足字

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遵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資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蜀本作以所業進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學矣然則奉宗廟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也其亦不可移易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受其宗彛壘洗其周旋必不法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

教一作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



郎之實猶在齊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為己又况不如於其舊哉考之於  
故一作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  
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蓋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舉縣宰集作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強白者  
拘於考淺疾廢耄曠者得在選中倒置集作署是非無甚於  
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  
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  
戶開耕集作墾荒田以是課考舊條獄絕繫囚寃人申雪亦  
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

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從

集作縱未殊尤豈可二年並集作便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

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集作外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十散

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處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集作他官

何妨撫事集作字若能集作皆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

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集作請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

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

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闕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

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約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

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本舉良能

既集本作莫蒙優獎皆居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



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冀將允當謹議

吏部議

蔣防

議曰吏部擇才用之地職在辨九流之清濁擇四科之邪正推忠良而進英傑舉廉直而黜不職夫天生萬民樹之以元后元后不能以獨任故委之以羣吏羣吏不能以自達故繫之以選部選部考風化之本源人倫之砥礪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與惠其選部之志歟所謂羣吏者君之耳目君以衆耳聽天下之哀樂則無遠不聞矣君以衆目視天下之得失則無遠不見矣若以耳不

為君之聰目不為君之明非羣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何也皆輪轅之用雜賢愚之跡以至於此也夫聖人求賢良而授之政事非徒貴賢良之德義蓋重元元之性命也今之有司罕通其意每歲調天下之士但考其書判據其資為之品第授之祿秩先訪私家利便次論俸錢之厚薄多士盈庭而自售若衆賈之徒疑市馬豈銓綜人物品藻英髦之所在也是以天下百姓未臻於和樂者職此之由矣夫以一鏡之明而照天下之形者固難盡其妍媸以一衡之平而稱天下之輕重者固難定其毫釐矣今每歲選人請委州府長史先研其跡行次考其渝濫曾理務者以恪勤廉慎為一科處丘園者以孝悌貞良為一科著此二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科然後申送主司按其詞而閱其材材與行必良則試之  
以理要可觀則從而祿之其郡府長史當校其殊考若材  
行相反朋黨相資則從而黜之其郡府長史亦書以下考  
材如此則天下之共公於選吏吏部即亦不敢私於天下  
矣俾夫人顧行行顧材材顧祿祿無虛授人無苟得廉恥  
之化行貪競之風息矣恭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猶是非  
可辨賢愚可驗况用天下之日乎况用天下之手乎率是  
道而察察不得其人風俗不致和平者未之有也謹議

兵部議

前人

議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來尚矣仲尼有云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蓋用仁義為之本籌畧為之次果敢為之末故

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  
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所謂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蓋有  
自矣今之有司不曾端其本而徒襲其末取天下之士以  
懸的布埒為之標準捨矢之中否跨馬之遲速以貌第其  
人升降其秩豈暇全武之七德射之五善者歟及國家有  
邊境之虞則被之以甲冑授之以弓矢駟以就役當數倍  
之師不能屠名城克強敵者何也在司武之不經擇士之  
無本矣孫吳者兵家之首足不可以行也今孫吳之術卷  
而不張徒以干戈為擇士之器何異夫無首而冠肘足而  
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弓矢復其武弁所謂智勇兼資材畧並運仁義之師復行  
於湯武之代豈惟式遏冠虐震怛戎虜者哉謹議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六

議六

冠冕

冕服議二首

衣冠乘馬議一首

太子服絳紗袍議一首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二首

冠冕

冕服議

顯慶元年九月十九日

長孫無忌

議曰準

舊唐志通典會要  
有武德初撰四字

衣服令乘輿

唐志作天子

祀天地服

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  
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披



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袞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通典作秋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通典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唐志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唐志云朕以大冕純玉藻玄朱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隨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諸本今請憲章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諸本

檢作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通典會要並作冕四旒三章祭

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今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

即唐志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

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唐志

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

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

日所著會要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

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

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



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會要作服玄冕

之時羣臣並著諸本作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

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

若簇之官去龜置蠲氏之職雖曰古禮唐志作雞施周代事不可

唐志作通行是故漢魏以來通典會要作年下迄隋代相承舊事皆服

唐志作唯用衮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仍作服五品之衣諸本臨

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衮冕謹議

公卿以下冕服議

楊炯儀鳳二年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

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

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

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

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

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

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

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

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舊唐志文粹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

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

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唐志作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

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唐志作武雉也以剛



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

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

文粹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

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

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

神明也唐志文粹並無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

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

文粹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

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

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

雉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

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

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收黼唐志文粹之相

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唐志諱定制禮功成

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

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出矣天下之文粹有能事又於

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

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者又不

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

紀官之號水為盛唐志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

會要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諸本符仰觀則璧合珠

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



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法服也

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

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者

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鷩者鷩鳥也適可以辨詳

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能罷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

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被

二本作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

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

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

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

也今三品乃得周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

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

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

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鼈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

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

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誠

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

夫禮惟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

於今矣若夫唐書作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

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

之法度者哉謹議

衣冠乘馬議文粹作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景龍二年



議曰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上文粹皆乘車而以馬為駢

服魏晉已降迄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

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

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

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

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

車憑軾可服舊唐志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唐志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

謁唐志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駱車其士庶有衣冠

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

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鸞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

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止文粹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

袞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

鞮而升鏡跣以乘鞍非惟不施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

折中進退無可文粹且長裙廣袖翼如襜如鳴珮紆組鏘

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

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絰驂相續

固以受唾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唐志秘閣有梁武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

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民唐志間唐志

當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公繇畫羣公祖二疎而兵士



著芒屨者閭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  
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  
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寔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唐志  
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政宜因俗禮貴緣情殷輅  
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恆况我國家道秩百王  
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唐志作資於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  
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抑唐志文粹  
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胃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  
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謹議

太子服絳紗袍議并序

蕭嵩

開元二十六年肅宗升為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

服絳紗袍

會要作袞下同

之文太子以為與皇帝所服

舊唐志通典會要作

撰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

會要有司字

以易之玄宗令百官

詳議嵩與裴耀卿等奏議之

議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

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綏犀簪一

諸本並無一字導絳

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襌襪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

帶劍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

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珮等無別

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為首飾名制有殊并珠璣

及衣

諸本並無此字

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

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



效苑英華 卷一  
至敬之情有所未會要通典作不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  
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為稱但稱為具服則尊卑有  
差謙光成德謹議初改為朱明服

經籍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劉子玄

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

此無字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

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二

一作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

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

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蓋由庸俗無

識故致斯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

君自序云遭黨錮之事迹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

毛詩論語為素譚一作譚非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

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注所述及

應對時人謂之鄭注其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

周易都不言鄭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

注五經之外有中侯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

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盲及答甄子然等

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

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

語謂之鄭記唯戴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



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  
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侯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  
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  
氏改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為演孔圖云康成注禮  
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別一作有評論宋均於詩緯  
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  
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  
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  
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  
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  
云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也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

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  
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承謝薛瑩  
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  
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  
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  
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  
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蕭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  
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  
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  
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  
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



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推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士一作

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間劉洙仍令校一作置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

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為此書經文盡正一作傳義一作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

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

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庵於河曲仍以為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

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也其言鄙

陋其理乖訛雖欲纒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况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雋識探蹟索隱考其所注義

者為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二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

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十八篇其符會則事殊隳

刺者矣夫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

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臣竊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



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  
伏見前前一作去月十日一作去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  
尋草議請行王孔二書牒禮部訖如將為允請即頒行謹  
議  
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司馬貞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  
叅校古文省除繁一作煩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  
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此一無故往賢共疑  
焉唯荀祖范曄以為鄭注故祖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  
序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  
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寔亦未一作

非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  
遭巫蠱代未之行荀祖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  
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為  
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  
非宣尼之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  
臣妾一作嚴親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  
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  
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  
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此一無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  
但經文一作久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一作注用天之時因  
地之利其畧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一作



徒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寔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玄言注家多罕窮厥旨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一作深道要窮神用乎一作於橐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一作徵修身弘道則河上

為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案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一作比皆唐會要



議曰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七

議七

喪服

朝臣被推劾暮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一首

嫂叔舅服議二首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等三服議一首

廣喪朋友議一首 改葬服一首

子游麻衰議一首

朝臣被推劾暮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魏徵

議曰竊以刑辟之設世輕世重防奸慮禍異代同歸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



乃哲王盛德稱之自遠爰逮近古漸為深防刑人不在君側雖著禮經子孫緣於父祖猶無定式故張湯伏辜安世為漢朝名相嵇康就戮延祖為晉室忠臣是知君有刑臣之道下無讐天之義至於子孫方之昆弟愛敬不同非無等級考之刑憲參詳古今科條既殊節文又異量輕重以原情因親疎以定制疎而不陋簡而易從示無私之心坦至公之路論德則可大為法則可久理不失不害意因循弗革切為未允至若被推劾者脊以上親不許入內此由罪狀初發君怒未息父子兄弟義不自安上展睿聖之心下申恐懼之意且不聽入未為失理依舊不改亦非乖謬謹議

嫂叔舅服議

顏師古 貞觀十四年

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慎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寔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承疑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寔為舛駁特降絲紵俾革遺謬歷代之所不寤儒者於是未詳超然玄覽獨照深致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况乎昆弟一作季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一作資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絕於五服當其喪沒闔門編素已獨晏然玄黃莫一作不改靜言至理殊非弘通無益闕防實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宣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



情又外氏之親俱緣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  
舅乃總服曲生異議茲亦未安泰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  
崇重寧非密戚三月輕服靡副本心愚情為昆弟之妻服  
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  
中節名數有倫惟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姑舅姑  
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眾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  
重事義特隆一作崇饋奠之重一作勤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  
虧慈惠猶子之婦並一作普服大功已子之妻翻其減降又  
是厚薄乖衷義理相刑一作形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今請冢  
婦一作周服眾婦大功既表授室之親又答執笄之養叔  
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一作則周合齊平更無窒礙矣謹

議 一作皆唐會要

同前

魏徵今狐德茶同議

議曰臣竊聞之四字文粹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  
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  
在乎敦睦由乎親親以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

二十六字舊唐志會要文粹並作夫親有九族服紀有然

會要作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權之於母輕重相懸唐志文粹

殊度義先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唐志文粹姨乃外戚他族唐志

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甥  
諸本名喪唐志實逐



末棄本此唐志文粹作蓋古人情有所未悟唐志文粹作或有未達今之唐志

文粹作所宜損益實二字諸本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

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者

則為之暮未嘗同居則不為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

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會要有二

室則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因諸本作姑知制服雖繫

於名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孩童之叔劬

勞鞠養恩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

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

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

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

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

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中虞則恩禮甚

篤顏弘都則志竭誠感唐志作竭誠致感馬援則其見也

唐志作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

其所行唐志作尚之旨豈非先覺者乎唐志文粹作歟但于其時上無

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唐志文粹作乎千載至禮藏

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御宇光華再旦唐志

文粹作神聖人有禮樂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飾唐志文粹作慎

終凝神遠唐志文粹作選想以為尊卑之叙已備二字唐志文粹

喪紀之制或情理未當唐志文粹作周爰命秩宗詳議損益唐志

文粹作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



或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

二十二字唐志作或引兼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仍有伴字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

於將來信列聖所聞唐志文粹作信超終古文粹作超百王而獨

得者也其損益之事備陳如左九字文粹唐志並作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

中明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

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二字文粹作朞衆子婦舊服小功今

請與兄弟子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

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

服小功謹議

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

元行中開元五年

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

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

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舊唐志會要作厥下同天父天夫故斬衰

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會要

作狀陰陽之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二本情理俱

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

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

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壓者則

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二本有可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義

農堯舜莫之異二本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唐志作同今

若捨尊壓之重虧嚴父之義畧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

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



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繫之總以  
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  
古為當謹議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  
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識一作誠其傳蓋寡佑甫昔年嘗為  
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滁  
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  
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  
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  
誨豈所望也蓋示今議之利病猗歟公理年四十班於赤

墀之下

六字亦作班存亦墀

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

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闊視光車美服為貴為  
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謏狎不畧我衰德念噬膚之戚收門  
吏之舊周爰諮謀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  
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卷之多可以鎮方城况  
其渺瀰既廣軒萃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  
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故  
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柳州  
足知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沒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沲若  
有一作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斂七箸離筵席  
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常則盡哀長號不徒



戚容而已又間歲祐甫佐江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為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捐館于荆南刑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杜蕢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顰一作頻戚而相誨曰慎無以方柄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此文釋作及其宴也大庖其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

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它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義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謂祐甫曰韋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諒魏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



聽蒲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矣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祈

左傳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

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

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衰敗文粹無此

字韋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

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及近而非中也僕射

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

命為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故君子一作

故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

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

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

文粹重公正之一無世論議之興刑罪一作與當豈異哉

子何見過川文粹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

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

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

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

又刻石而美之於後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

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

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

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一作皆唐文粹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可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非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重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

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者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文粹無是字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鬻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



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瘞近代  
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二本無里之外或子幼

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瘞於其土文粹

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

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瘞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

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

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

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

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

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一作三月而後

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

殯文粹無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

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

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子游麻衰議

高郢

衛司寇惠子之喪也其子虎見廢不得為嗣子游為之麻

衰以譏之將軍文子既悟而虎得復位載在禮典先儒是

非之說禮 戲人書曰盛德不狎侮使彌牟能知

禮也是君子也當書直以救失為不知禮耶是小人也當

務疑其能提耳喻之何狎侮之為乎觀文子未正虎位

非不知也重違惠子之志將侯告者而行之偃奈何以廣



自許以狎待人重其語言輕其重服乘人之失伐己之明  
又非美之位不可謂無辱且多識前言其失而回適  
若此設使立人之朝人之政至於講大禮臨大節獻可  
替否任賢去邪言可得聞乎無以乃裂冠毀冕行恠而已  
矣遠觀望之未見其可直人不以其直也不敢以道徇物  
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教害義殆非所謂習禮者矣

嫂叔舅服議第二篇

求之母族

此下浙本文粹有禮樂  
姨不在焉四字

詳洽

浙本文粹作  
五禮詳治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八

議八

刑法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一首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一首

復讐議三首

斷屠議一首

功臣怨死議一首

刑議一首

嗣濮王犯賊請免死議

裴子餘

議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故聖人但訊於羣臣  
仰採爰書俯窺刑鼎應議之科有八議親之意特深犯死  
之條有二犯賊之罪非重廣骨肉之禮則德盛而教尊崇  
錐刀之禁則化衰而情莫疑謹按國子司南之嗣爵重卑



陵當膠東之榮位齊列無聞樂善有墜昭害疑但以刑故  
宥過議人不捨武帝忍受於漢親抵罪可矜高祖約法於  
秦暴則知原情輕重與事淺深哀死者之銜寃不以親而  
廢法憫生靈之無識不以法而陷人盜為因官犯罪專殺  
以盜之此正盜而為輕因殺而非重進雖傷於貪穢退非  
負於幽寃豈惟乾坤感氣雨露所偏然而睦彼親親須明  
惻隱謹議

將軍王去榮殺人議

并序

崔器

右件官打殺本部富平縣令杜徽恩旨以其能放拋石免  
死奪官自身配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等未即行下奏  
請奉進勅旨議者

臣等伏以法者天地之大典帝王守之猶不敢專也若王  
去榮者乃敢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開元已前無者  
尊朝廷也疑當今為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  
姓何利之有又八議名例都無此名十惡科條乃居其一  
殺本部縣令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  
不知所從夫國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養由  
基射穿七札楚王以為辱國林慮公主男犯法漢君不為  
減罪賤技則去榮何有受去則林慮可徵晉文棄原取信  
以信大於原也今邠雖要郡不急於法則海內無處不尅  
疑况陝郡乎無法也賈至等皆朝之忠良見尅在近疑  
謹議



復讐議 并序

陳子昂

臣伏見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議曰

先王立禮所以進人也明罰所以齊政也夫枕干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然則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故聖人脩禮理內飭法防外使夫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能暴亂不作廉恥以

川文粹作悉

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竊見同州下邳人徐元

慶先時父為縣令趙師韞所殺元慶潛為

集作驚身

傭保為其

父報讐手刃師韞束身歸罪雖古烈者

新唐書作士

亦何以多

新唐書作加誠足以激清名教旁感忍辱義士之靡者也然按

之國章殺人者死則國家之畫一

集作畫一之

法也法之不二

新唐書作法不可二

元慶宜伏辜又按禮經父讐不同天亦國家勸

人之教者也教之不苟元慶不宜誅臣聞昔者刑之所生

本以遏亂仁之所利蓋以崇德今元慶報父之讐意非亂

也行子之道義能仁也仁而無利與亂同誅是曰能刑未

可以訓元慶之可顯宥於此矣然邪由正生理必亂作昔

禮防至密其弊不勝先王所以明刑本寔由此今倘義元

慶之節廢國之刑將為後圖政必多難則元慶之罪不可

廢也何者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禮誰救聖人

作始必圖其終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故曰信

人之義其政不行且夫以私意而害公法仁者不為以公



法而徇私義王道不設元慶之所以仁高振古義伏當時  
新唐書作以其能忘生而徇集作於德也今若釋元慶之  
義通天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而虧其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  
無生之節也如臣等所見謂宜正國之法新唐書實之以  
刑然後旌其閭墓嘉其徽烈可使天下直道而行編之於  
令永為國典

同前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邽人徐元慶文粹作君者父爽為  
縣吏趙師韞所殺卒得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  
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所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  
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新唐

書作不

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黜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

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嚮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  
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  
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  
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  
元慶能以載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  
之胷介然自克即死文粹作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而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死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教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

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以其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

文粹有 令 文粹有

必達理夫達理 二理字浙本

同前 并序

韓愈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 四字舊唐

志作殺仇人秦果

自投於縣請罪勅云復仇

舊唐志

殺人自

舊唐志

志在狗節本無求生 舊唐志有 寧失不經特從減死 舊唐志有



之法二字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即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文粹無父字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舊唐書有於字

周官又見舊唐志有於字諸子文粹作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

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文粹作時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新唐書作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無讐讐之

則死義新唐書有者字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讐也此

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

又周官曰凡報集本新唐書作執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

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戒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

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文粹作議於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  
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  
者事發具其事因下仁字文粹作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處之則經律大粹新唐書無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

斷屠議

崔融聖曆三年

議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射祭獸獮  
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鑿刀烹之竊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  
明感通人祇輯睦萬會要作百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若通典禁  
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通典作將恐違聖人之達  
訓奈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

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百姓勞弊富者未革貧者  
難堪二不可也加有會要作又貧賤之流封割為事家業倘失  
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摠絕但益恐嚇惟長  
奸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眾勢利依倚請託紛紛  
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人之小心通典作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  
會今非國諸本有家字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  
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  
盡善伏惟聖主採擇謹議

功臣怨死議

呂溫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典近  
代惑者因為口號一作因實為口實於是乎有功臣怨死之與考諸



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一作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怨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竣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倉忽一旦

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豐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勞集作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怨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集作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啟奸適所謂賞之以禍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無貳而遽宥以罪死是宜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猶如狗盜庸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怨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恥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拘集作之以紀律



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刑議

楊夔

議曰刑可以立乎堯舜不能去不亦深乎曰貳於法而行之苟違之者是不由砥終而柰之則孰若嚴刑而使知畏姑以一字言之立其牆垣崇其閘閤猶有穴而入者而况於不設乎漢輕其法竄民於禍矣之而不是子更此句疑嗚呼致金於路坐拾者以盜不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九

議八

貨食

貨泉議一首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一首

錢貨議一首

錢重物輕議一首

廢職田議一首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一首 拔四鎮議一首

設險議一首

貨食

貨泉議

文粹作請禁私聚錢議

劉秩

開元二十二年

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



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  
相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藉國  
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  
不即改作詢之葛藟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  
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文粹作錢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  
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  
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  
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  
舊唐志人為之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  
唐策有自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

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  
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  
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  
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雜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  
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  
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  
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  
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  
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十字唐志會要作法  
令不行人之不理  
若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



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會要作則益恣昔漢文

帝之時吳淠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

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

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

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知加

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賈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

錢錢輕會要無此二字禁寬則行錢重唐志會要無此二字禁嚴則止止則

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會要有之

曲二銅貴在於採用者眾矣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

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

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會要作錢不破會要叠公錢不破四

字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唐志會要文粹作未作復利

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復漢以粟為賞罰議 呂温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

必集作得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

制昧完規而徇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

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禁作勞惠奸而怠棄

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并兼之

家折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懷廉恥

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



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集作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

法於奸宄之黨使克人汙集作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

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

矣且朝靡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

之夫孰不願空壠畝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

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免罪者室如懸磬集作曷保其生

聚賞罰者君集作人之大柄農嗇者為集作國之永圖忽

而棄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蹙實兵食之僅濟其何

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

恭儉德未決於海外威未行於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戎士

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幸

成於一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御極

繼天而作勝集作軼殷周休有集作唐虞率我蒸人登于

壽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大道之暮不聽非

聖德之猷不集作問焉有襲集作近古之失策採庸

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廩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

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

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

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

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錢貨議

元稹

奉進止當今百姓乏集作困眾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閭加宜令百  
察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  
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人  
之重困不在於征賦集作稅之閭加悉在於剝奪之不已錢  
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號集作令之不行  
今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槩也然而廉能蒞之則生息  
貪愚蒞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驗矣集作世豈征稅閭  
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已外以鹽帛為  
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集作採中帽以相市  
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  
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

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為三等集作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  
曰留州皆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  
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錕滯帛以貽子孫者  
有高樓廣榭以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  
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  
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  
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  
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  
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  
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  
方集作藩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絕賂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賊罪之刑精覈考課  
之條慎選字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  
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孰矣或更大錢或放私  
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毀或禁器用或  
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  
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  
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  
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榜然而  
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  
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鞭川粹一夫黜一吏賜集作一告  
許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  
採古今救弊之方集作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  
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  
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議

錢重物輕議

前人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為病頗甚宜  
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  
摠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  
問方始啟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眾是作  
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  
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  
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餐之責况道



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卽山稅  
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  
恆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  
之說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  
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廢職田議 并序

李元紘 開元十三年

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闕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紘  
建議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  
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  
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 舊要書本傳有處字非 聚也百姓

有所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卽須公私相  
換徵 會要作調 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  
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 會要作若此處置 或恐未可謹議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

溫彥博

貞觀十三

三字貞觀政要作四非

年頡利初敗而來降者甚衆詔議

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  
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  
之河南充蔡之地 政要作豫是 散屬 舊唐書突厥傳作居 州縣各使耕織  
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  
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丘



原塞下令突厥傳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

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宛

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

曰突厥傳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

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代寇中國百姓寃讐陛下以其降

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政要土匈奴人面獸

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

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取取作政要河南以為郡

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

孳息自突厥傳倍居我肘腋甫政要通王畿心腹之

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温彦博奏曰天子之於物

也政要如天地覆載突厥傳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

突厥破滅政要之餘歸心降政要附陛下不加憐愍棄

而不納非天地之道政要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

河南亦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政要

恩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晋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

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帝不用欽等言數年之

後遂傾河二本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彦博之

言遣居內地二本所謂養獸自遣患也彦博又曰臣聞

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醜政要

以命歸降二本我援護之使二本居內地我指麾之突厥

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首首政要遣居



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有突厥傳南單于居突厥  
傳作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上竟從其議

拔四鎮議

崔融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曷莫聞夫胡者北狄之摠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強胡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眾窘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遠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匈奴右臂乃復渡河湟築令居塞以絕南羗北交於是乘障塞絕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強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駝駝既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美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



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屬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  
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脩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為  
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  
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  
大入西域焉者以西所以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  
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墩煌  
伏賴主上神鑒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  
乃命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摠管安西都護閻溫  
古為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  
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

者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  
瓊州棄溫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  
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  
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奈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  
胡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  
既動自然威臨南羗南羗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  
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况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  
郡武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  
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  
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蹙國減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  
安危之計夫南羗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葉令居時羣



羗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為擊平之是則羗胡同惡有自來矣遽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為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後羗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默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羗頃者若兵稍遲留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災風橫必石飛吼行人晝看朽骨以知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

往往遇馳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蓋馳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強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屬賊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涼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默啜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命聳躄知恥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啟脩政而有扈奔農脩德而夙沙



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書

云

賈誼新書作周

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

則可為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稟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為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探侯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風為號令雷為折衝繕甲兵思帥將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一作陣如斯而已矣拔舊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兇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六至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議

設險議

李谿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為國之衛恃於山川丘陵郭郭溝池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之險而不以一姓恃險為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也說者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子稱地利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為周備也何以言之昔周室肇基后稷業隆昌發玉璜佐命而寶龜卜七百之祀師逾孟津諸侯不謀而至遂雷响風颭音庖殷墟圯裂乃定鼎邾邾遷都洛食聿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阻以自固遂使晉文作霸召天子於河陽楚莊問鼎之失足以為鏡矣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强大萬葉之制可以無棟撓也且譬之御者焉

今猶任商周之德

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因岳鎮以險使諸侯順憑關梁以險使近甸安張四維以險使百官眾斷刑罰以險使盜賊止求明察以險使奸偽白險之時用大矣哉斯所以來遠鎮邇戢兵解甲而守終膠固也謹議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

議十

雜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一首 賞舊左右議一首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一首

奏猫鼠議一首 晉文公問守原議一首

昭陵寢宮議一首 酷吏傳議一首

世祖封不義侯議一首 西伯受命稱王議一首

焚舟議一首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又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



奮北軍之謀九鼎絕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  
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一作翰若囹圄豈可同年而

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十二字通典作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蔡

元堯炭十不一存如蒙聖帝敷至仁以流玄澤沐春風而沾夏雨

一朝棄之為諸侯之隸衆心未定或致逃亾其未可一也

既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

安粗修則事在未暇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

則官府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

稅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並分為國邑京

師府藏必虛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

代俱帶蕃夷黠羗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內地遠赴邊庭不

堪俱勞將有他變難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未可五也原夫

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

惟明主擇焉謹議

一英華多脫畧今以通典增入

賞舊左右議

前人

議曰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之

功太宗兆協大橫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念穎

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私於一

物哉蓋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左右等攀

附麟翼多歷歲年入叅社稷之守出為羈紲之僕冒犯鋒

鏑契闊險難或力盡鞍甲一作馬恩澤莫沾或身沒戰場子



孫未錄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桂疑作之謹未絕積薪之嘆尚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慄謹議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偽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為文粹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文粹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時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文粹無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縮之徒悉以叛換漢書項氏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

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



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於上王者之澤寢以凌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日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生

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一作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

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祀一作禮經以

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

戾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

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

為國家一作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一無此十一字猫受

人畜養一作養育棄職一作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

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

此一作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薦至紛

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

論之此一無此字恐須申命憲司察視一作聽貪吏誠諸邊侯無

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

愚輒獻公議謹議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及唐文粹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以畀趙衰余謂

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川文粹諸侯

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



私議於宮不博謀於鄉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監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一作則齊桓任管仲以興進監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非失問也集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失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

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盾之義謹議

昭陵寢宮議

王仲舒貞元十四年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焚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脩置會要緣作理舊宮本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往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使人會要作安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會要作在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勅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寔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毀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違虔



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降難為  
 褻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夷園寢之  
 間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聰明聖神德  
 叶文祖寢宮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候聖旨伏惟精  
 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明靈令於柏城之  
 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休務錄愛人節用之  
 心副文皇還郭之志天下幸甚謹議

同前

權德輿

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  
 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

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上以

便集作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

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

為異况舊制既毀新宮是脩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

且且字無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資嚴恭

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饌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於一作其潔淨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

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敬且一作而潔也凡事舉必

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而又

無一作有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

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



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內則不云  
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一作皆唐文粹及集本

酷吏傳議

前人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為文粹

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集本川文粹作惡

皆川文粹作背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

吏司馬氏脩史記文粹有始字作二傳以誠世爾而後以郅都

為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

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滑首惡

人文粹作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為雁門

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

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

入居命卿出摠列郡文粹作羣首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

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

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

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

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

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於文粹作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

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文粹作蒞官

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



剛而無害

文粹作虐

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

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為失多矣

文粹作天下似而非失之多矣

豈獨是哉

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

文粹作也

猶

不能辯也

文粹無也字

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前人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倉

文粹作倉

頭子

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寐遂共殺之以其事詣闕封為不

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

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於此時貞

百度正三綱纂脩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

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

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

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

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

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

文粹作時

不能盡及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待其

文粹作時

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

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

文粹字于

亂罪不相

蔽各宜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

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

文粹有而此侯三字通監作而此可侯

漢爵為不

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



如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莖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  
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  
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徵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  
鼓臣下叛換漢書頃氏之原棄名器而汨彝倫且以憲  
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文粹山陽脅  
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  
文王受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安徵二經以  
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文粹有甚焉嘗

試言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蓋仲尼美文王之德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

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

禮記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文粹革命父為天子子云

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

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四字文粹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

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

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文粹有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

王制既行則不復應文粹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兆之去

留天命之與奪則與文粹作存字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

歌文粹有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文粹有則湯武放伐所

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惡

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為至德也此其非聖者

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

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文粹有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

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

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

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義

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焚舟議

楊夔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于晉晉人不

出遂封殽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昭武

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

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欲以

襲國殽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

與敵遂霸西戎亦未為勝也况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全

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餒狼一意於吞噬乎吾見晉之懸

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一

連珠

梁宣帝二首

吳均二首

庾信擬作四十四首

喻對

喻古之治一篇

奔蜂對一篇

連珠

連珠二首

梁宣帝

嘗一作常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陂損益為用之一作由在至



象而無蠲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惟天為大而西北懸  
嘗一作常聞山有藏玉則草木常榮林有猛獸則藂枝莫採  
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跡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同前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峭  
是以一夫不經一作佳威於赫怒千乘或一作必致忘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  
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平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同前二首

吳均

蓋聞艷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  
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豈一作非期要利是以  
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為人作連珠二首

一作探物作  
艷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草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  
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  
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一作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  
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祗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  
之悲

以上一作皆藝文類聚

擬連珠四十四首

庾信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颭謀謨



出乎宵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息

蓋聞蕭曹贊務雄畧所資魯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黃池  
之會可以爭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轅門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  
一言

蓋聞得賢斯在不籍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  
左傳作屈完疑避諱而改參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為臣天下無西  
河之戰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

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  
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相傾  
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橫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墻是以井陘  
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國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  
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  
偃師

蓋聞市朝遷質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



荆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劍徒聞枕一作戈是以

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唯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隋珠

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開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

月偃陣氣雲鋪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

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

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

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冤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蓋聞江黃戎兵之徼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

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

望夫之石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雪

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疑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心

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是以楚塹

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間綠此句疑不能無弦  
而射是以籠樊之鶴寧有六翮之期航一作上之馬無復  
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  
之水持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折里悽恨撫膺是以吳起  
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  
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羈旅之臣  
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關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  
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踈勒班超之念酒泉  
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鷄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耻是以素王  
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  
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牟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日南



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

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

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

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

凌雲不應止為一作官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

輕則鴻毛沈水重則磐石凌波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翹關是以曹劌

登壇汶陽之田遠反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蓋聞卷施一作施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

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是以

愚公何德遂荷鍾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一作枝而塞海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

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垂棘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

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



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厨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眾有皆無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艤楫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

為人作連珠二首

蘇頌

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憊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効命於樓前

夫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力而割豈為他人所污書扇而殞

竟還夫氏之尸

喻對

喻古之治

盧頌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視明則眾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不言而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

求治也敦序九族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俗

所尚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選賢迨斯已降

民為水矣政為隄矣漢武好攻討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哀



後之寢乎曹馬乃成壞衰焉千紀亂常皆其臣佐噫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明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敵兆民有寇讐焉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蜀本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發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蜀本作軍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奔蜂對

前人

晉悼公見奔蜂屬土于墉負桑蟲而寘之若有言者不勝其疑也即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奔蜂無子負蟲而祝之祝之不急故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之曰伊蜂也欲蟲肖己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不達感之不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為他類矣臣願以人事明之在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傳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為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蓋將傳其祝於至公也是臣又敢以晉國事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直啓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幾而化之雖晨風鬱林魚龍趨潭不是過也逮乎獻公納士為之讒逐羣公子伐麗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龍涼缺離顯以義絕讒言卒行見新城之酷二公子繼踵而奔亡當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狼虎之磨牙也此則父化為虎狼矣既而使兵伐蒲又加兵於屈視其子之居不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為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年賢士五人為之輔公蚤夜而祝之故異體化為一身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一作支楚成待以諸侯送之於秦卒以得立此則化於他國不能化於父子聞諸獻公未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善祝而他類化者奔蜂也不祝

而已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蜂猶能蕃其類今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疑作延資擇其可化而化之無俾奔蜂逞術於君王悼公曰小問而大獲孤之幸也孤其念焉乃立其彪為太子而使田蘇為傳

招野龍對

陸龜蒙

昔秦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己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耳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二字蜀本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招之曰爾奚為者茫茫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能從吾君而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晏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齷齪乎之如是也賦吾  
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  
而乘風賦吾之職仰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  
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  
間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蠖之與徒牽乎嗜好以希飲食之  
間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其一作於人啗其利者扼  
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一作哀以手一作  
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而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  
氏之醢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二

頌一

帝德上

南郊頌一首

玄圃園講頌一首

隋高祖功德頌一首

拜南郊頌一首

南郊頌

并序

梁簡文帝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  
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  
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氛氲於丹冊者矣我梁皇  
帝之御天下也乘燁祗之盛曜即璧日一作月之遐照等乾  
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一作四三皇十  
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吊民



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

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一作顯

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禮還章非因

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衣

咸作叶化台光麴藥王風鹽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無藝文

類聚有用其武功運謚時平類聚有修其文

德桃林散甲華山優擬作刃玉門罷候紫塞沈鋒屠羊釣

壑之士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燔穀而紆玕

組異人俊又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塞

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歲挺於璧水九

流八索亦續紛於石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

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文頭

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欵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

禽越火枝之地銀甕印杖踰沈羽之溪出赤野而連翩度

玄妙之泱泱於是類聚嘉祥被眾瑞登金人澤馬丹甌玉

雞三角九尾四眉類聚六足抽鋪金之九莖發端門之連

理參差於郊敷布獲於宮闕類聚府無虛月史弗能記周

稱黃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摠萃道

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粟西畝神絲被

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

未明求衣日昃不勅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鑿旗徐動棄干

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



枯根大闡三朝

一作明

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

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杼昆蟲

得性歧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餒獸之藥至德

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

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

宛如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閑曠麗遠

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

東臨灞澗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堯光山川

異態飛梁邃宇洞燭

類聚作燭

穴

類聚作空

懸紫殿仙宮霞騫

類聚作蹇

鳥翥霧映倒梁日光疏鈔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果千株

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芳晚花與薰風俱落露禽乍聚

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故以熊熊灼灼

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而帶三靈圓丘閑靜

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堦弘麗四維博敞宛若

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瑤仙之帝壇石牒神昌

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為倫

非珠非玉嗤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

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闕星次訾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

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墮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

曉漢斜陰挈壺斗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騎揚衡雙龍

翼蓋雲罕徐迴鳴鏡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鷓冠萬騎天行

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



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  
鄧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大  
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  
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  
斗綠疑同河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  
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  
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轄駕肩士女填  
噓接袂為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  
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一作非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  
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禮啟亭亭之  
業封天答睭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  
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  
願無由徒罄編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  
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氲遙哉邃古曩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  
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炤灼  
帝篆歲蕤廊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王后命世天飛玄默  
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謙光履德義禮稱珍  
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弘道酌衢敬賓欽賢  
愛老變正疑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  
神逖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範燔柴雲聳跨



舞論韶籠堯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謐初學記作郊宮

肅禁衛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鸞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載靜紫壇新謚

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難表禁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

閣彤丹葉垂疊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初學記豐

三辰炳耀七政永隆初學記五方來泊四隩茲通懸繩度

竿駕鹿追風既隆初學記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

霑墀紫概神草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照天漏涖

遠肅邇睦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

康哉同斯景福

玄圃園講頌序并

同前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惠海遙波輕舟誰泛故以探沙

亂一作玄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啟皇上託應金輪

均符玉鏡俯矜若習續照慈燈鶴禁還春龍泉更曉玄水

躍祥丹陵寫電功韜火宅德覆昏衢智惠之光猶初日照

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穆澤漏無底化行

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氛停瑞氣於三辰汎祥烟於五節

鱗羽被解罹之澤黎元沐至仁之道正化潛通法輪常轉

類空鏡之傳虛猶懸河之瀉澗儲君德彰妙象體眷春瓊

視膳閑辰遨遊心法擗管擣章既便娟錦綉清談論辯亦

參差玉照夏啟愧德周誦慙風乃於玄圃園栖聚德心一作

懋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

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一作林俱啟情遊彼岸理悵祇園靈



文苑英華

塔將涌天花乍落于時藏妖仲節麗景妍辰氣冷藝文類聚作含

金扉霜浮玉宇聖慈冲邃獨幸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

鳥弄翅類聚作鳩於瓊音樹歲類聚作藏徒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

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網叨籍殊寵陪奉未塵預入寶

樓竊窺妙簡鳧藻喜怵獨營心靈敢作頌云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蔓鴻芬機乘八解道照

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

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牙漣漪義水照曜文花香園

駿黷一作天宮類寶折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浮清類聚作重

關一作相藻日映金根類聚作雲風搖銀一作草肩隨接武握

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按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

石更似齊竿

隋高祖功德頌序并

薛道衡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

絕其跡遠言說談一作所不詣耳目所不追或作至於入穴

登巢鷄居鷺飲寧一作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

人靈亦何用其心識義軒以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

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帝王之任一作位可重聖哲之道為

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人民一作聲流雅

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君閔位用刑名為政本

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法當塗興而三分峙典午末而四

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

文苑英華

六



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般函未止滄海之流詎息岷山之  
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乘一作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

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  
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

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  
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

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芒照

地野一作姦雄結一作禍據河洛一作而連海岱猾長縱惡

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背誕引金

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援手應

赤伏之符授玄弧之籙命百戰一作百勝之將動九天九

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剪楔痲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

將無假五十一征曾不一作踰時妖逆咸盡一作廓氛霧

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

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

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

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

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

號易稱徽一作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

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星日一作內官外座取法

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

俗天街之表地脉之餘一作樵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



萬樊噲於是失辭提兵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  
結旄頭聘國一作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

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啟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宸播  
神威於沙朔柳塞一作室一作疆表之長皆為臣僕一作隸一作滄一作瀟

海踰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  
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險恆有僭偽之

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  
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馮宸

極天縱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久服大  
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

離綿積年代人生一作造一作戰爭之日一作具一作家習澆偽之風聖

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

勅太常一作後漢樂名予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

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正術垂神一作拱一作非聽覽早朝

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

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

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

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一作弘一作慈一作惻隱思加

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無踐至於憲章

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彛倫攸序

上下各齊一作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

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無元一作是極陶黎民於



德化致風俗於大康公卿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  
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  
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  
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  
謝憇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  
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  
和氣薰風充溢於寓縣一作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  
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  
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莫不見所未見聞  
所未聞二句一作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  
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

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  
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  
降精燁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  
正隆一作齊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  
雲和孤竹裡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旆戡戈正禮裁  
樂納人民一作壽域驅俗淳朴一作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  
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只一作真錙銖周漢么魔魏晉而已  
雖五行之舞載一作每陳於清廟九歌之德無紀一作絕於雅  
樂一作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  
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極宸一作宸驅馳丹陛一辭天  
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蓍蟻之意庶馮毫翰敢



帝贊述昔埋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  
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

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風  
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  
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岳塵飛三象霧塞玄精  
啓曆發跡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疆享戴一作祀二百比祚  
三前一作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  
爪分三方鼎峙一作時但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  
漠矣五運叶期千齡一作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  
挺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揆撰一作儀太史

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禋太一珪璧朝會

山川望秩占揆星影移建邦畿下馮赤壤上叶紫微布政

衢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基一作勾河瀚海龍荒

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首歸誠

稱臣內向句吳一作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相一作

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

太平太蒙禮教周備一作車書一作車軌大同復禹之迹成舜

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

萬方引咎納民軌物僉登仁壽聖化隆隆一作生人靈一作

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風一作微一作紹至壇場

望幸雲亭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



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業靈長洪基  
隆永盛一作崆峒問道汾射祀一作窅然御辨遐遊逝一作垂雲

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業用教百年尚想睿圖  
永維聖則道洽幽明仁霑動植爰畫一作不陳乾坤將息  
微臣作頌用申罔極一作皆隋書本傳

拜南郊頌序

王勃

微臣上稽龍繇下閱龜謀觀天地之至道考皇上之大節  
武宣七德未嘗踰息亂之鄉文招九功未嘗出昇平之域  
並能懸日月而高視駕雷雨而先鳴或皮幣而踐大階或  
干戈而躡乾步至於理定創禮功成作樂振長策以叙諸  
侯設靈機而制羣動猶虞階已泰不能息洞庭之誅夏載

克寧不能罷會稽之戮故將體剛柔而立本法震曜而崇  
威一戎而寓縣平四罪而華夷服然後皇旗大輶詔殊號  
於圓丘電轉雲迴奏玄符於孝理天下黎人知四海之安  
樂寰中殊域奉三靈之康泰德兼祥風灑道與和氣游不  
言而大寶用貞無事而元功有立捨彼代也其誰與哉若  
夫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鼓動千載之下超騰百王之上遂  
能發軒庭之景曜躡隋運之頽風揖讓而取文明指麾而  
清幽夏則我皇唐得之矣高祖以黃旗錫瑞靜雲火之橫  
氛太宗以赤羽登期補星辰之絕縷授瑤圖於斯邑付璿  
曆於鈞臺人更三聖道昭千古於是俯臨睿極趨四荒於  
鳳闕之前端委廟堂調萬國於龍軒之下八鸞徐動頓湯



文於後塵九駭長驅佇堯舜於中路邦家之具得矣易簡  
之業存矣猶有朱蒙戾俗違光蓬艾之間青敦遺眊假氣  
陶鈞之內背熊山而構虐擁狼潭而稽誅竊瀛海之風波  
弄乾坤之綱紀漢圖西返惟收五郡之名魏律東窮未出  
三韓之險姦謀蓄於有漸逆節成於不悔長蚊蚋之雷霆  
附豺狼之羽翼豈知夫至人無外撫天下以為家真數有  
歸吊羣方而罪已三門遁甲黃公成不戰之師五壘神兵  
玄女下先登之策肅牙璋而按律輝旄節而分麾降南宮  
之元老裂西營之毅卒良將首路偏戎竟野軸轡萬里旌  
旗四合金紉玉匱司空憑首勝之威鶚視龍趨將軍仗萬  
全之畧負鼉丘而峻壁據龜壑而深溝一鼓而亭塞無塵

七縱而江山失險伐罪以明而不以衆懷遠人於絕境均  
惠化於殊隣登若木以照臨折紅桃以延佇然後分州列  
鎮對四月以收營返旆旋戈部玄雲而振旅望神都而獻  
捷仰靈社以書功辛亥謁於昭陵癸丑告於太廟時乘黑  
帝月旅玄枵大唐有國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  
九載也元惡既殄萬宇清矣元勳既輯萬寶成矣以為周  
郊上帝裁延肅慎之賓漢禮甘泉未拯朝鮮之亂想玄功  
而反側奉先旨以遲迴思答上靈之心以洽庶黎之望爰  
考吉日遂靜行宮有司具典乘輿乃出撫玄蚪戴翠鳳麗  
鼓按節鯨鍾疏響千乘嶽動萬騎林迴星陳而天行雷震  
而霧合是時未登夫太壇也迺齋帷宮宿帳殿華蓋移影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鈞陳從蹕千營夕布亘蒼野而烟凝萬幕霄懸背黃闥而  
霧列既而屏翳清曉飛廉警旦孫叔奉轡王良聳策雲藏  
星謚宇曠山明旌軒具照簫笳互凝陟名嶽以告成歷神  
丘而展事國容象物而動朝章視令而肅宸儀有睟虛沖  
大帝之庭列侍無譁髣髴華胥之國於是襲衮服戒俎豆  
端瑞班儼華旒樂懸六代禮備三古奠惟蒼璧藉用白茅  
鳴孤竹之簫管奏空桑之琴瑟感格以誠不以事動植咸  
驩敬神以道不以華天人合應然後駐聲名於上邑反文  
物於仙宮因雷雨而作施法雲天而應響風行雷舉未寸  
景而接九埏野朴途歌不崇朝而晏六合我之玄極建矣  
我之能事畢矣趨帝宸而振足越皇衢以驤首不其然乎

雖睿化無方比神圖而絕唱而小臣不佞撫洪筆而當仁  
敢作頌曰

遼河巨浸碣石危峰城分玄菟塞接黃龍憑遐作梗恃險  
忘恭人殘鬼哭主闇臣凶有晉不綱戎麾內逐帝隋失御  
皇輿外驚九縣塵征三靈霧黷長茲下慢逋我天戮五材  
無隕千齡有聖武創元基文清寶命波恬四海明宣七政  
息衆以寧綏荒一作緩死以令飛龍繼跡鳴鳳重光遂均夷夏  
迭用剛柔戈船泛月劍騎橫霜風驅海石電掃辰陽帝師  
無戰神兵有伐丞相陪麾司空仗鉞危雲旦起長星夜發  
萬壘爭屠千城自覺功超薄伐義極兼該殊方底定善陣  
徐迴歸倅獻捷課績分材建侯清廟偃伯靈臺考事龜謨



凝清鳳宸仰觀俯察享神作祀道則推天功非在已豐隆  
旦出招搖夕指神壇嶽立齋館雲深鑿旗曉引葆吹晨吟  
山明野澈日降天臨鏘鏘盛服肅肅珪簪俎豆畢陳笙鏞  
間撫玉觴分獻金罍暢矩青帝鳴琴朱靈會舞上和下悅  
神歆神聚收驩巨野反旆靈躔思周宇宙樂極寰埏德因  
時立頌以詞宣帝之功也臣何飾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二

頌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三

帝德中

開元紀功德頌一首

龍池聖德頌一首

大唐封禪一作禮壇頌一首

華山述聖頌一首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張九齡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拓境  
者矣而固也為患或有款塞者矣而必也無親是以古之  
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不王武功居  
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百蠻所以向化逮  
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啟謀夏亂華干  
盟偪好王綱弛而若墜天道厭而將革則有疆能攘劫暴



息交侵雖雜霸之無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  
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  
谷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  
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  
豈終否道非固窮鑒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隲付  
昇集作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  
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與天元  
川粹集本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  
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隙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  
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既威攘之不警且力制之不可  
或朝或否為虺為蛇幽鄣未遑以滅烽邊域安得而地析

曠日持久兵連禍結一作率由事邊是無寧歲二十二春

乃命右羽林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

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

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

知也皇帝方淵集作泉又靖以慮之乾剛以斷之初決策

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

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不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

衆潰不保欲拒則兵鋒莫當因而一作偽降幸且川粹紆

禍遽圖反覆將肆鷓鴣張觀釁先入集本豈伊負我以間

謀而情得乘猜攜而計從或奇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

變作果自族誅元惡首鬼得集作神誘假天威而無前



覆鳥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率種二本復歸責以不義

之尤捨其不臣之罪既服即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

之見也昔我睿祖即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

掌獻功有續績一作後嗣無忘一作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

賓之俗自我底定魏乎發二本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

與羣帥因東師之凱於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為主上憫

一隅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計易戰以兵去兵神斷自天虜

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不陣

之捷有征無戰真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吾君得無臣

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昌稱文武之時乃率其屬至於固

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者天為而不有下濟

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美

集作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

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曰集作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

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其此之謂也臣拜手稽首集作再

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享集作命南仲兮

整六師出幽陵兮輔九夷簸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兮伐

有罪徒不動集作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負固兮

今安在鬼自殲兮裔既平謀既售集作兮聖自明我不戰

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聖自明集作日月



龍池聖德頌并序

前人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  
 意於休徵不不文粹無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日專精道  
 周萬物者其魄神集作尤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  
 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寥集作無紀書契而作文粹後炳煥可  
 觀若乃鬼神睚眦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  
 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又茹時不耕  
 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蚩尤不  
 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  
 天為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民昏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  
 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為之出書因茲

以還作文粹殆作文粹三千歲矣其間木火更王雲物告符有

若狼銜鉤魚躍舟素靈哭作文粹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

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為興王

之兆則未有天錫真符聖受明作文粹命遠與大禹相續超

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洪惟龍池盖天之所以

祚聖即今上下居之舊里集作京師爽塏之地集作傍無

竇澤中忽集作無非檻集作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機而神池

作文粹浸廣榮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嘗作文粹有則此之出

雖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物文粹其中時

莫知其所然目二本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之議文粹猷

作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乘二本飛龍而合應臨



淄始封也即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

命我唐圖象文粹作國家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成數有

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也乘運而作鼓

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獎集作將順成功自古之啟佑之

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協贊之也如此初中宗違代集作

非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朝權集作若綴旌

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文粹作若不協則我宗祖

之業無乃將墜文粹有而字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人感集作

之提劍而起雷電一奮妖沴一清內難既衰外慮有謚推

戴太上臨照文粹作照臨萬邦寔天之為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

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為之一變然後反華

偽於樸還澆醜集作漓於淳以大道為原以至仁為根動推

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在於

刑罰亦不在於禱請大造財文粹作化成玄猷二本充塞有如

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大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

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

載戢又况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而不形刑集作於斯須不

久文粹作彰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

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成集作乎緝熙至於太和

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擊蹠曲拳盡

禮極力將欲二本作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



始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

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慄靈慶

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紛集作綸先兆

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美集作德序

命殊尤篤絕豈多乎哉至於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

尚五運傍集作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為母集作水者善

利之物於土為妃苟應集作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為表是

則然矣天其或者亦以阜育羣化發揮集作賸集作社始

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

乘之數則載祀集作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

宗子宗正卿褒信郡王璆集作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

亦至云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治赫赫明明天

之為大雖莫能名王之在鎬集作皇集作豈無頌聲上初克讓

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體侔天地集文粹阜育羣化羣閩本茫茫元昊載凝載薄

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

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湯武以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續禹之統集作系堯之紀五聖在天

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

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彰

章集作

于天沈精降液下為靈泉靈泉有泚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

濬規寔天所

集作

啟

右靈泉

文粹作龍泉

濯濯靈泉冥

二本洞

冥皇祇滋液流行文粹作行化為神池日止

曰行惟聖之作匪鱸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

天根

集作眼非

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苞如雲之族潜龍在下瞻烏

在

集作斯

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雖

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

集作宛彼

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惚恍集作惚恍噴雲沃日告帝

之符其儀孔佶或潜於泉或見在

集作乎

田與時順動亦應

于

集作乎

天克配我皇無德稱焉

右黃龍

大唐封禪祀

一作

壇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

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祀集作祠壇曰厥初

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氣朴畧因時歛起與運而紛

落泯泯没没而

集作無此字

文粹

無聞焉爾後聖人取法象立石



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恒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究

集作文粹作反其源教集作文粹作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

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為也閱曩聖之與封考列

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禪

之義有三帝王之畧有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集本文粹道

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何集本文粹無此

字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

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集作已有一不足

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

舜禹文粹作虞舜臣莫德於皋陶稷禹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

尼敘帝王之書繫魯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

益按周統孔聖微旨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

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

之贊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啟迪黃祇顧懷應歸運

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護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

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集本文粹作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

露菌蠢滋育氤氳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

形而希集本文粹作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

攘集作襄內難而啟新命戴膚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

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

和黎民於變立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

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



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

經之聖暮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約規誨以

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

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鷓鷯之列在庭毅乎貔貅文粹作豹之師

居鄙人和傍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軼集本

文粹謀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為心集本有初字不以物瑞為

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於文粹作于

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圓丘日不奄朔感祥以

祚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集本作文粹作和

埽集本作域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

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

揖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

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誠而備軍政不謀而輯

天老練日雨師洒道六甲按隊八神警蹕孟冬仲旬乘輿

乃出千旗雲列集本文粹作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原

野為之震動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耆年舉百

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

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蒿

里之蒐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鬱瀾漫乎

穹壤之間是月來至於岱宗祗被齋宮滌集作亭濯靜室凝

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愬

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



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  
濶難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壇集本文於高

岡築泰壇於陽址集作夫其天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

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墻之內干戚

釵及鈎戟戣戣周衛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

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集

僚羗夷蠻貊褒成之後讓王之容敘立於禮神之場髦頭

拏牙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熾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

是乎以集有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

於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

天門臨日觀次沆壑宿嶢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

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

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集作叶佾羽舞撞黃鍾歌大呂

開閭闔與天語請集本文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

恤蒼生招噉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

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

庶衷誠而上達若憑焰而駕煙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

雲氣拂馬而集本文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

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

黜幽削爵之誅王澤維新有膏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

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櫃於祐室迴

玉鑿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



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集本文粹作合多雨山峻

多雲一作靈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

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谷鬱為和氣

非至德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

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

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

也故令千載承集本文粹作未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

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於神明四集作三非皇

墳而六集作五非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

大矣哉維天為大維皇則之集作則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

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華山述聖頌并序

達奚珣

序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我聖人之文也發祥儲祉莫

大乎神祇文之所繇興也原夫天作大華氣雄羣山東靈

伊河受命如響自坤元之所開拓雲帝之所巡遊祀典雖

存宏圖蓋闕洞陰陽之不測其惟大聖歟於是藻翰自天

發揮神化建碑于廟以光寵焉乃命朝英實司其事經始

勿亟庶人子來徒觀其神翰坤珍美石次玉追琢之際厥

聲冷然磨礲之後其光洞納樹之平地疑巖斷山六龍盤

薄糾其上羣神羅集作離立負其下藝事既畢宸章乃開竊



以洪鑪大造之時天動地業秘錄聿來之日風搖雲起詞  
義至廣含元一作光氣而運行翰墨至精吐奎星而飛動剛  
柔相錯神妙無方合而五光昭離而萬象列宇宙之間繁  
如也繇是發巖巖之氣色益祠廟之風稜不怒而威有來  
加敬蓋因大君之一顧也寵秩榮華不其至哉初有司以  
法駕時巡路直斯地將選巨石先期底功天意若曰夫人  
神之主也嚴神以為人也今稽事未已工徒復興人儻失  
業神將何遽方待歲暮以須後圖粵若碑版業乎刊刻通  
其變則人不倦節其用而財不傷俾夫役者逸於從事天  
之臨下其道有赫曲成萬物何往非宜時厥使臣乃昌言  
曰國之大事在祀神之所歆在德以德舉事吾君有光比

夫周銘弇山存乎車轍馬跡漢祠少室蓋欲遙輿一作輕  
舉至誠逮下可同年而道哉頌聲未作詞客之過小人固  
陋遊聖難名寔賴文宗繼其不逮敢託呂補闕向為之頌  
云

天輔聖德配極而崇帝者祖號神行慈旨布澤而洽人之  
父兮叶命高嶽喻壽其聲招靈祐兮飛文孤標洒翰天類  
使物覩兮騰雄激烈交夫聲芬偃上古兮發潤飄清愬此  
先一作光氣覆下土兮探異閱妙意力猶懸空作矩兮徵往  
到近辭聽相援一作受無與伍兮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七十三









